

人生

第四卷 第九期

目 要

『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

——榮根談——

發揚佛陀的精神·····	東初
東南亞佛教的重要性·····	般若
大陸佛教的現狀·····	大勇
中國佛教的特質·····	東初
佛教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	香華譯
宗教瑣談·····	詹志明
解脫生死的農人·····	中觀
上中國佛教會理事長書·····	果宗
編後記·····	編者

HUMAN LIFE

人生雜誌社發行

發揚佛陀的精神

東 初

為第二次世界佛教會議作

在此世界大局動蕩未定，國際間爭日益緊張的時期。東西各地不同國籍，種族，語言，風俗的佛教徒會聚一堂。其於自由世界佛教徒學術上，道義上，文化上，互相信愛與誠意合作，佛教國際性的提高，人類理性的覺醒，世界永遠的和平，必有重大的貢獻！

世界佛教會議，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季。由我國佛教領袖太虛大師等發起，於廬山舉行「世界佛教聯合會」，以期鞏固東西各地佛教固有中心的地位及促進世界佛教文化交流。此次會議純粹的佛教性，並無若何政治的色彩；日本佛教界派木村泰賢，佐伯宣胤，水野梅曉，小林正盛及英法等佛教代表。各代表都有學術性的演說；歷時三周，自此始有「世界佛教會議」名義。日本佛教徒不讓中國佛教專美於前，故於次年（民國十四年）於東京舉行「東亞佛教會議」。我國出席代表為太虛大師，道階法師等二十餘人。太虛大師鑒於國際佛教的重要性，乃於民國十七年復西遊歐美。於各大都會，各大團體，各大學校，接談演講。於巴黎東方博物院講：「佛學源流及其新運動」。此為中國佛教徒向西方傳教之第一人，遂引起彼邦人民研究東方佛教之興趣。即於斯時發起創設世界佛學院，設籌備處於武昌；以期用佛法來調和東西文化，促進世界文化的進步。故佛教國際性的提高，太虛大師致力於此，實為最鉅！此後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在夏威夷開第一次汎太平洋佛教青年大會。民國二十三年，在日本召開第二次汎太平洋「佛青大會」，以「九一八」事件發生後，中日邦交惡化。所謂汎太平洋「佛青大會」，顯有政治作用。故我國佛教未派若何代表出席！二次大戰期中，由日本主催於東京，上海，舉行多此類似「東亞佛教大會」，顯都失去佛教的純潔性！

以大乘佛教的精神，團結東西各國佛教徒，從事於佛法真理的宣傳，促進人類理性的覺醒，實現正法的世界，本是東西各國佛教徒共同的願望。倘利用國際佛教關係作政治宣傳的工具，不獨違背佛陀純潔救世的悲願，亦復不能贏得國際佛教徒真誠的合作。所以世界佛教會議，盡管舉行過多次，然於發揚佛陀的精神，維護人類信仰自由，促進國際佛教徒團結，遏止人類的戰爭，顯都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實是佛教最大的遺憾！

二次大戰後，世界佛教聯絡斷絕，於二年前（一九五〇年）首由錫蘭佛教徒發動於可倫坡舉行第一次世界佛教會議，二十九國派代表出席，以謀世界佛教文化發揚，從新奠定世界佛教徒合作的基礎。此次東京舉行第二次世界佛教會議。在此東亞佛教前途日感不安，搖動於憂患恐怖當中。由於共同的感覺及

安全的要求；相信此次會議，必能彌補以往的遺憾？從新樹起世界佛教徒合作的理想！

這次會議主要的論題，固然着重在佛教本身應如何策劃改進以適應現在及將來世界的理想。同時，應如何使東西各國佛教徒致力於「集體安全」互相信愛及誠意援助；促進世界佛教文化交流，提高佛教國際的地位，有助於自由世界和平的貢獻。故此會議應包括佛教多方面的問題：

一、佛教在種種方面，由於組織及團結力不夠，故對於世界佛教文化發揚及世界佛教的聯繫，顯都缺少統一性的號召力，故未能實現佛陀的理想。今日世界佛教會的組織，應視為佛教的「聯合國」，東西各地的佛教徒應以「集體安全」為會議的宗旨。以同心一德對於整個佛教改進的運動，樹起一個新的理想目標。對於東西各地佛教固有特質（風俗）生活教育的制度，應依照佛陀正覺的精神，參合東西各地佛教優良生活教育制度為原則；採其所長，捨其所短，作一革命性的改革；使佛教生活教育制度成為現代化，世界化。使東西各地不同國籍，種族，語言，風俗，教徒，依此統一性號召，決議，逐步走上精神統一的軌道，達到世界化的目的。如此，才能發生集體安全的作用！

二、近代物質文化之所以突飛猛進，由於科學技術發達及世界文化溝通暢達，已超越了一切國籍，種族，語言，風俗的拘泥，而成為「天下一家」的學說。二千五百年來佛教在種種方面的進步，顯不及科學進步的速度。這固然由於世界佛教文化的隔閡，尤其是佛教思想重於傳統的觀念，拘泥於一切方土時代人種風俗的制度。即至現在，依然蔽於各個民族的偏見陋習，甚至以儀式制度代替佛法真理的宣傳。使釋尊一代教法，未能實現為人類普遍化。各地形成一種風俗的佛教，甚至未能脫離神話的迷信。今日應如何貫通東西各民族文化的佛學？要便任何地區特質的佛教，不論是大乘，或小乘，其不合佛制的生活制度，或神話迷信的色彩，都應廢止。要追蹤佛陀正法的精神，貫澈真理的發揚。這必需積極進行兩項工作：

A 籌設世界佛學最高研究的機構，或曰「世界佛學院」。這一個榮譽的機構。由於大陸的淪陷，最好能設於日本。以日本佛教教育完整，人才充足，佛教圖書豐富，足可擔當發揚佛陀的真理，建設世界佛教新文化體系的責任！

B 籌設世界佛教最高宣傳的機構，由於科學發達，宣傳技術突飛猛進，我們以往宣傳的技術已不適合現代社會需要。必需研究宣傳的技術，改良宣傳的方法，充實宣傳中心的理論。（一）組織世界佛教佈教團及各地佛教宣傳通訊

社，(二)以廣播，電影，文化，美術，圖書為宣傳主要的部門；經常對國際廣播宣傳，使佛教能够普遍地滲入世界各個階層的人心，作為人類思想行為切實的指南。這一個總機構應設於世界佛教會所在地。

三、由於國際紛爭造成佛教新的威脅，大陸佛教的迫害，東南亞佛教的危機，日趨嚴重。從事實上證明，今日我們不能無條件的獲得信仰自由的保障。我們雖然不能效法回教一手持經一手持劍的尚武精神，或基督十字軍衛教的運動。然我們必需運用我們自己的力量鞏固自己的事業，這是最合乎理想目標。今日亞洲的佛教徒應有充份自覺與反省，亞洲佛教主要的國家，若中國，日本，泰國，緬甸，錫蘭，尼泊爾等應有「護教組織集團的運動」。實行亞洲佛教大團結，於精神上，言論上，步驟上採取一致的行動，以鞏固東亞佛教各地固有的中心地位。亞洲的佛教徒，總在五億萬人以上，人人心思貫注一個基本的觀念。為維護佛教自由所發揮出的力量，雖不及鎗炮武器的利害，但人人有一個共同堅不可破的衛教的信念。這一個龐大無比的信念，超過一切國家民族的力量。不獨可為聯合世界佛教基本的精神，同時必能有助於自由亞洲爭取和平的貢獻。這一個偉大的任務，必需大會運用全部力量作有力的號召。特別要向「聯合國」呼籲，維護人類宗教自由！

四、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世界各種學術競爭宣傳的進步，已使吾人感受到於佛陀理想的實現，或真理的發揚，僅憑現有智慧及技巧，都不足以說明整個佛法內容的蘊藏。以佛法為覺悟之法，必需以覺悟為目的，吾人既不能親自體驗到諸法實相的理體；僅依言說來分別離言法性的真理；在種種方面僅能達到諸法現象的一面，不能達到實相的全體。致使一般學者誤認佛法，不過是一種迷信式的宗教，為人類進步的一種障礙，有什麼真理可說？所以今日吾人自身必需要積極開發等同佛陀的覺心，實證宇宙萬有的真相。吾人果能有此實證的經驗，不獨洞明對佛陀所說宇宙的真相，深信不移。同時必能發揚佛法全體的大用。使世人了解佛法真正的價值，重於實證。絕非一般徒託空泛的理論哲學者所能及。

五、佛教的經典，原有浩如煙海的雅稱，故欲窮究一國佛教經典，已非短時期所能完畢。僅漢譯一切經典（包括中印大德著疏），總在九千卷以上，況東西各地佛教經典？若一一窮究，非獨個人智慧，經濟不夠，即生命亦復不夠。而東西各國佛教經論內容殊多重複，要依佛法學理結構編纂實屬簡單。故今日佛教之整理與發揮，實有「陶沙取金」再結集的必要。宜乎採用科學的方法，作進一步的整理與發揮，對大乘佛法重要經論內容及東西歷史上所公認重要的名著，須作精密的分析與選擇。並以溫故而知新的眼光，提玄鉤要的方法，捨其所短，取其長，依照教理的結構及宗派的系統，加以新的擷取。復就其適合現代科學，哲學，論理，倫理，文化，教育，政治，道德需要的部分；加以編次，加以解釋，分別編成世界佛教全書。簡切明顯，以供學者參考。如此，不

特可貫通東西各民族佛教的文化，使佛教成為一個新文化的體系，同時使世界學者閱此一篇，甚讀全部經藏。中世紀歐洲文化的復興，實導源於宗教的改革。——新舊約編次至今也不知多少了——今日佛教果能從文化上改進，使佛教成為世界文化的體系，領導世界文化的復興，並非理想的想像。

六、要使世界佛教會議發生領導作用提高世界佛教徒合作的精神，必需加強世界佛教會的組織。我們認為對世界佛教會章有從新檢討的必要，必需使每一個佛教徒都能了解世界佛教會為一種強有力的衛教機構。我們要以最大誠意的合作，作一種悲愍救世的運動。印度之有馬鳴，龍樹，無著，世親等。錫蘭之有佛音三藏。西藏之有阿底峽，宗喀巴大士。日本之有弘法，傳教等。中國之有道安，嘉祥，智者，賢首，支婁，道宣，六祖；近代之有太虛大師，佛教始有革新領導的作用。基督教之有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才有宗教改革的運動。今日要使佛教世界化，必需各國佛教徒要具足菩薩的悲願，不以一國一地民族佛教為嫌美，而獻身於世界佛教聯繫及改革的運動。我們必需在短幾年內把各地佛教完成一個有力的世界化的組織，有助於人類世界和平的貢獻，才能解除佛教精神上的威脅。如果我們不能於此獲得成功，必需準備接受一切邪魔宰割的災難！

以上所說，僅基於個人同一法統熱忱切望的要求。深知這種種任務絕非一國一地的同道所能勝任，故藉此東西佛教學者會議的機會，特提出懇切的願望。希望此次會議能名符其實，有助於自由世界佛教聯繫及文化交流，不踏過去的覆轍。今後佛教能否適應現代及未來新的世界理想，都有賴於出席此次會議賢明大德果敢的倡導。故東京會議，應視為維護人類宗教自由的會議。人類最痛心的，就是你的信仰被人否認！願此次會議有助於此，而獲得成功？！

佛曆二五五五年，八月，北投般若關房。

星雲啟事

此次中佛會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繼承諸大德長者過愛，選任本屆常務理事，各方師友，多來函賀勉，但「星雲」不勝惶恐萬分！蓋本會係全國佛教最高領導機構，非德學兼優者不足當此重任，誠恐有誤會務進展，第一次辭呈未蒙接受，第二次辭呈亦已呈本屆理事長轉各理事此後常務理事會會議，「星雲」決不出席，請另選有德有學高僧任之，則我佛教幸甚！恐各方師友不知，多來賀勉，增我慚愧，故特啟事如上。

星雲敬啟 四十年九月二日

東南亞佛教的重要性

般 若

大陸淪陷，赤色魔掌南伸，東南亞便成為野心家征服亞洲第二個目標。緬北的叛亂，越南的戰爭，隨時都有擴張為韓國戰爭的第二，於是引起英美法三國當局對東南亞嚴密的注意。這裏不僅有關豐富戰略的物資，也是自由世界在亞洲大陸爭取自由最後的根據地。同時也是佛教文化重要的地區，佛教固然為決斷東南亞命運主要的因素，但東南亞局勢的發展，也足能影響到東南亞佛教的前途，二者成為互有決斷因果的關係！

從佛教歷史上說：佛滅後初五百年小乘佛教經阿育王時代（紀元前二五〇年前後）流通到錫蘭島，緬甸，暹羅，所謂南方佛教，也就是上座部佛教。第二五百年大乘空有兩系佛教流傳於西域，中國，朝鮮，日本等地。第三五百年大乘密教傳入西藏，這是印度佛教流傳的概況。大陸淪陷，共軍侵入西藏，於是整個印度第二第三兩期大乘佛教都關進鐵幕，遭受空前的破壞。由印度流出的佛教，今日碩果僅存祇有初五百年東南亞小乘佛教，尚在顛撲中，維持憂患的生命。東南亞的佛教，在教理上雖說屬於小乘部分，然於佛教歷史上的價值，却有其崇高的地位。特別保持原始佛教純潔的跡象，這是為何何地區佛教所不及的。可是這一個純潔歷史上的佛教，一面受大陸赤色的威脅，一面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所造成東南亞不穩的局勢。充份影響了東南亞佛教的安寧！於是自由世界每一個佛教徒都特別關懷東南亞佛教的前途。我們要瞭解東南亞佛教的前途，首先要瞭解東南亞文化，政治，民族各方面的動態！

第一從文化方面說：東南亞的文化，也就是中印兩國的文化。中印的文化，唐宋以後已經混合成為東亞的文化。所以今日東亞的文化，既不是中國儒教的文化，也不是印度婆羅門教的文化，或是日

本武士道的文化；是代表東亞各個民族不同的文化而匯成一獨立性的中心佛教的文化。我們一提起東亞的文化，便想到中印兩國文化於東南亞匯集的史實。在越南有名「印度支那」地方，這是印度與中國隔絕的地方，也就是中印文化匯集的分界嶺。越南南從交趾，北至東京，所有宗教，風俗，語言，乃至文字，十之八九都是中國式的，在六十年以前，越南是中國的附屬，政治，經濟，教育，都是以中國為標準的。在交趾和東浦塞以西，暹羅，緬甸；宗教，風俗，語言，文字，都是印度式的，也就是以佛教為標準的中印兩國的文化，一個是從東北向西南發展，一個從西北向東南發展，兩國文化同時匯集於東南亞構成「印度支那」分界地。由於兩國文化本質的優良，一個講究「信義和平」，一個主張「慈悲喜捨」，一個是「忠恕禮讓」，一個是「無我大悲」。所以中印兩國文化匯集於東南亞，至少有一千五百年歷史當中，從未引起若何權益的衝突。中國政治的勢力也嘗達到越南，緬甸，乃至錫蘭島。印度政治的勢力，也嘗有一個時期達到馬來亞，爪哇。由於兩國國民受了佛化深刻的影響，所以兩國政治的思想，都能基於自他兩利佛教的觀點，能够和平相處於東南亞從未發生絲毫滋擾等情事，所以東南亞各個弱小民族能够享受長期和平的幸福，這固然要歸功於中印兩國文化本質的優良，同時也是偉大佛教無我文化感化力的所致，才能保持東南亞千五百年長期和平的局面！

第二從政治方面說：東南亞本來是一個和平安寧小康的局面，這個安寧的局面，完全受中印兩國文化的庇蔭。自英人侵入印度，明末以後，滿人入關，中印兩國政治勢力日見衰落，這一塊安寧地區便從此不安寧了。東南亞的人民便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這一帶人民都吃過西方列強統治的苦頭，大都數人民對於歐洲人都沒有好感。半世紀來他們受了甘地不合作的運動及孫總理革命思想的鼓勵。特別是孫總理聯合弱小民族共同奮鬥的呼籲，使他們覺醒，他們迫切的要求獨立。民族獨立的運動，在東南亞開得如火如荼。第二次大戰後，許多殖民地的民族雖獲得了獨立，若錫蘭，緬甸，印尼。但經濟落後的地區，人民生活水準很低，依然未能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越南的戰爭，馬來亞的剿共，都導源於民族獨立的運動。東南亞軍事力量雖弱，然豐富的物資，都為列強所迫切需要的，所以今日東南亞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東南亞的米，棉，錫，橡膠，石油，這些重要戰略的物資，都為列強所爭取的。自由世界所需要的錫，一半來自東南亞，所需要的橡膠，百分之八十仰自東南亞的供給。一是華僑的問題，東南亞的民族和其他地方一樣，是複雜性的民族，由於狹義民族思想的運動，使千百萬中國的華僑權益受到嚴重的打擊。以緬甸說：緬甸的民族，有從中國雲南移去的，有從西藏不丹移去的，也有從印度移去的。今日緬甸共有三十五萬華僑。暹羅的民族，根本是中國民族的分支，從三國時代我國雲南大理一帶人民移去的，也有從海道移去的。現在暹羅華僑多半是廣東潮仙及海南島移去的，暹羅一千三百萬人口中，就有華僑三百萬。而華僑對於暹羅政治上也有其特別的貢獻。照歷史上說，暹羅建國，當在紀元第十三世紀時，在十二世紀時，暹羅為東蒲塞人所統治，到十三世紀末，便被暹羅新進來的民衆把東蒲塞人擊退，建立王國，首都在「蘇邦泰」：這個新民衆，即是中國的華僑。到十八世紀暹羅又為緬甸征服。後由帕耶塔新領導擊敗緬甸，再度復興，建都曼谷。這位「帕耶塔新」是潮州人，現在的王室，就是由帕耶塔新傳下來的，可見華僑對暹羅政治上的貢獻

是怎樣？這該值得暹羅人民長期審思的一點。其次越南有一百五十萬華僑，馬來亞的人口，華僑要佔百分之四十，新加坡一百萬人口中，華僑要佔百分之八十萬，印尼也有華僑二百萬。這些地方工商業，經濟，以及勞工都操在華僑手裏，今日的華僑便成爲決斷東南亞命運重要的因素。其次爲佛教，今日的錫蘭，緬甸，暹羅都是佛教國。越南人口中百分之七十爲佛教徒，馬來亞，爪哇雖爲回教地區，但要以整個東南亞說，無論是以地域或人口爲比率，佛教徒要佔絕對的多數，我們要安定東南亞，或調和千百萬華僑與當地民族的感情，就不能忽視東南亞民族中心的信仰——佛教！佛教爲東南亞文化的重鎮，爲決定東南亞命運及調和東南亞民族的情緒主要的因素！

第三從佛教方面說：東南亞的佛教有二千年的歷史，不但在東南亞文化史上有其崇高的地位，即於世界佛教史上亦成爲特別的體系，佛教豐富的智慧及顯揚不滅的真理，比之於現代世界任何哲學思想所不及的，今日大陸佛教雖遭受蹂躪，然中國佛教歷史上崇高的地位，以及東南亞所保持純潔的佛教，始終屹立未動。依然爲世界著名學者所讚譽，特別爲窮途末路西方功利文化人民所仰望。今日歐美人民歸向佛教者日見其多，但美國就有二十萬佛教徒，大家幾乎一致公認領導未來世界文化的，祇有佛教。故今日我們佛教徒切勿以前遭遇而灰心，要積極的努力。尤其是東南亞的佛教徒要懷惺惺，要認清大陸佛教所受的迫害，已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佛教的厄運。佛教精神文化所受的損失已不是短期內所能恢復，我們面對空前的浩劫，爲了保持佛教的文化，爲了保持佛教碩果僅存的東南亞佛教的生命，今日我們佛教徒不容再有彼此的分別，要在同一繩索正統法脈下共同精進。要認清東南亞佛教的重要性，今日東南亞不僅僅有唯一純潔的佛教，並且爲興復亞洲佛教，甚至領導世界佛教的根據地。今日我們能够保持東南亞的佛教，就是保持整個佛教的生命。而東南亞的佛教實際上負有安定東南亞及調和東南亞民族感情的使命。東南亞的民族，爲佛化的民族，今日的錫蘭，緬甸，泰國，都爲佛教國，他們的政治，教育，文化，風俗都是佛教化的，二千年來這些民族都陶鑄於這個偉大佛教文化的懷抱裏。所以今日東南亞民族爲佛化的民族，爲愛好和平的民族，今日我們要保持東南亞佛教的生命，要希望東南亞能够安定，希望東南亞的人民能够享受長期和平的幸福，最低限度要完成兩項工作：一、要促請西方列強對東南亞放棄霸道的政策，要尊重民族主義。法國對越南，英國對馬來亞所推行霸道殖民地政策，實是促成人民反抗重要的因素，英法一日不撤退東南亞，東南亞便一日不能安寧。

二、要恢復東南亞歷史上安寧，首先要積極恢復東南亞固有王道的文化，也就是佛教的文化。以泰國爲中心，聯合錫蘭，緬甸，越南，泥泊爾，孟加拉，組織一個類似阿育王佛教的強國，甚至聯合東亞所有佛教的國家，組織東亞佛教的聯盟。以「慈悲喜捨」，「無我大悲」道義的佛化爲主體。我們用「慈悲喜捨」來解決東南亞所有權益的紛爭，我們用「無我大悲」來團結東南亞各個弱小民族，化除狹義的民族主義，共同奮鬥使他們從帝國主義霸權壓迫下解放出來。

安定東南亞，維護亞洲的和平，是東亞佛教徒共同的責任，特別是自由中國的佛教，要認清東南亞的佛教重要性，是光復大陸佛教的根據地。這裏有我們同一血統的千百萬的華僑，有同一法統的幾千萬的同道，我們要致力保衛東南亞的佛教。我們果能對於東南亞佛教及華僑取得密切的聯絡，配合當前自由世界爭取和平運動的政策，不獨可保持東南亞佛教的生命，安定東南亞，維護亞洲的和平，甚至對於整個世界的和平，必有重大的貢獻！我們希望自由世界國家能够認清東南亞佛教的重要性，我們希望東南亞佛教徒要認清自己的使命，要緊急的，從速組織起來！

佛教要聞

記者

最近中國佛教會奉內政部令召開改選理監事會議，並限於八月底改選完成。中佛會奉令後即登報通告在臺各省市會員登記入會，至六月底截止，計到各省市登記會員共三十餘單位，嗣後由中佛會發給會員代表選舉票，令各省市會員就其該省市會員名冊中推選二人爲出席大會代表，於八月十四日投票完竣，中佛會特定於八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召開理監事聯會當場唱票，由章嘉大師親自主持，並請南亭、太滄、白聖法師、李子寬、趙恒惕、朱鏡宙等居士分別監票唱票，另請中佛會秘書助理之廣慈、心悟、幻生三法師及譚德森居士記票，茲將此次榮獲當選代表之名冊抄錄於後：臺灣省：鄭松筠、釋無上、陳登元、王進瑞、林隆道、曾永坤、孫心源七人爲代表。江蘇省爲南亭、趙茂林。浙江省爲朱鏡宙、林鏡。福建省爲慈航、心悟。南京市爲廣慈、星雲。湖北省爲李子寬、黃一鳴。安徽省爲陳慧復、劉中一。湖南省爲張晶英、趙恒惕。山西省爲王平、丁俊生。漢口市爲吳仲行、張大謀。天津市爲劉惠蒼、馬仲侯。江西省爲盧鑄、陶端格。山東省爲李炳南、李郁廷。四川省爲謝健、劉潤英。上海市爲白聖、悟明。北平市爲毛法揚、李庚生。河北省爲韓長沂、胡瑞庭。遼寧省爲董正之、果哲。河南省爲劉春明、樊本榮。雲南省爲杜亞平、唐定修。貴州省爲彭永輝、倪胡本蓮。黑龍江省爲王嘉祥。哈爾濱市爲慧峯。蒙古爲陳靜軒。遼北省爲林耀山。西康省爲羅桑益西。興安省爲盧宗濂、姜淑秀。察哈爾省爲羅壽、夏冠南。青海省爲章嘉、賀永慶。吉林省爲李恒鏡、劉雅芬。陝西省爲李鴻基、張西京。廣東省爲陳顯國、李文啓當選爲第二屆中佛會會員代表云。

又：聞中佛會經各省市代表選出後，特訂於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時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之預備會，三十日上午九時開會員代表大會，並改選理監事云。

大陸佛教的現狀

大 勇

假若有人問我：「人間有沒有地獄」？那我會毫不遲疑地回答他：「人間地獄就在今日中國大陸上！」

沒有失去自由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可貴，沒有到過地獄的人不知道地獄的慘慘，像我們這些人，生逢共匪猖狂的血腥時代，親耳聽到共匪慘殺人民的消息，親眼看到共匪清算閹爭的慘狀，親身經歷過共匪沒有人道的迫害，唯有我們無辜的人民，才能認識萬惡的共匪！

當我拿筆預備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心在跳，我的淚在流，熱血沸騰在我的胸中，復仇的怒氣從我的胆邊升起，幾次的我不忍心執筆寫下今日佛教在大陸上的慘狀。

自從來到自由中國的寶島臺灣，匆匆時光，不覺三年的日子過去了，由於共匪的鐵幕深鎖，不容易知道共匪對佛教迫害的情形，我們只能從親友的信中一鱗半爪的窺見共匪的獸行，那些慘痛的血淋淋的事實，不禁使我憤憤填膺，五內俱裂！今天敘述共匪迫害佛教的情形，雖然我的內心痛苦，但我抑制不住胸中仇恨的火焰，我要控訴，我要把我們已經在中國流傳了兩千年之久的佛教遭受共匪侮辱和迫害的教難，向自由中國，向全世界的兄弟姊妹們控訴！

首先，讓我先來整理一下已亂的文思，把我所知大陸佛教現狀的一滴逐條的寫了下來：

一、佛教災難的開始

我們稍為多活了幾歲的人，都知道共匪摧殘佛教不是始於他完全霸佔了大陸，而是始於中日戰爭中，那時候日軍侵犯中國，我國政府只忙着抵抗，無心也無力的顧到共匪的胡作胡為。是在抗戰第六個年頭的民國三十二年，豎着五星旗的中國共產

黨新四軍，就已經開始在蘇北一帶拆廟逐僧；凡是認識佛教的人，都知道蘇北一帶的寺廟僧尼其數之多甲於全國，但是共匪盤據了以後，把數以千計的大小寺廟完全拆毀了，把數以萬計的僧尼驅逐了，如揚州高郵，泰州，靜海寺，復原寺，重寧寺，天寧寺，長生寺，北山寺，南山寺，善因寺，放生寺，承天寺，淨居寺，小臺寺，萬壽寺，大聖寺，來鶴寺等，總之拆得你一無所存。僧尼強迫還俗，少者當兵，老者做工，不從者即刻殺害，像高郵的一位鐵橋長老，在蘇北一地是那麼一位赫赫有名的高僧，都遭了共匪的殺害，又何遑論其他？

自從赤色魔鬼在蘇北開始拆廟殺僧以後，就如同可怕的鼠疫一樣，很快的就蔓延到中國大陸的每一個角落了。現在的中國大陸佛教，寺廟被拆毀，焚燒，財產被沒收，佔有，僧尼遭清算閹爭，已經把中國佛教弄得快破產了，我們的記憶猶新，這災難的開始，完全是由中日戰爭帶來的災禍。不然，共匪的勢焰那有今日的存在呢？

二、共匪迫害佛教的原因

要明白今日大陸佛教遭受共匪的迫害，就要先明白共匪迫害佛教的原因，共匪為什麼要這樣瘋狂的來迫害佛教呢？其原因可分幾點來說：

第一，共產主義的思想與佛教的教義是基本的衝突，共匪迷信暴力極權，喜歡戰爭，而佛教提倡慈悲平等，要求和平；共匪要害人利己，而佛教則捨己救人；共匪是唯物論者，不承認人類有理性的存在，而佛教則處處離不開理性；所以佛教在共匪那種反人性的作法下，是不會讓佛教存在的。

第二，共產黨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匪黨，所有一切組織，不是共黨外圍，就是共黨的傳聲筒，其他的團體，根本就不許存在。因此我們中國，自從政

府由大陸撤退到臺灣以後，共匪認為唯一頭痛的還是佛教團體，因為佛教徒雖無確實的統計，但至少有二億中國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因為佛教有著悠久的歷史，有著自己傳統的制度，無形中有個堅強潛勢力存在。所以共匪認為不把佛教消滅，是無法實行他一黨專政的獨裁統制的。

第三，誰都曉得，大陸佛教的財產是很宏富的，佛教銅鐵佛像及法器為製造兵器的原料。共匪為了榨取佛教的人力物力支持戰爭，為了要達到搜刮的目的，當然是不會讓佛教存在的，同時全國各省各縣各鄉各村都有佛教的根據地——寺廟——而佛教徒思想富於保守性接近於國民黨思想。所以要決心摧殘佛教。

三、「解放」後的一片慘狀

自從中華民國三十八年整個大陸為共匪所謂「解放」後，他們即刻就對佛教現出兇殘的面目，共匪是如何的摧殘佛教？看下面的情形，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二了：

清算閹爭，土地沒收

在大陸淪匪初期，當共匪還沒有完全有把握去控制人民的時候，也會假惺惺的戴上偽善的面具，特別在偽「新土地改革法」上，對佛教也寫上幾條謊言，表示寬容。例如土地法第三章第十三條中說：「凡農村中的僧尼，有勞動力，願意從事農業生產而無其他職業維持生活者，應分與農民同樣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然而三年來的事實呢？被清算閹爭的僧尼：

1. 南嶽最高峯之上封寺，在三十九年三月被共匪串同農民放火焚燬，住持和尚廣亮則被閹爭至死。

2. 南嶽半山之六朝古剎福嚴寺，因未將寺產

交出，於四十年三月全寺十餘僧侶，皆被槍斃並棄山林，不准收埋。

3. 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為近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手創，藏經書極為豐富於三十九年亦為共匪接受。

4. 廣東南華寺內全國最著名禪宗道場該寺住持虛雲老和尚登百零六歲為佛教當今僧寶之一，於四十年春全寺僧眾捉去，虛老被押三月，打得半身不遂，並有青年僧人數被槍殺。

5. 南臺寺僧，將所有田契交與共匪後，該寺僧人五名悉被槍殺。

6. 鎮江焦山寺，金山寺，寺產被共匪沒收後，寺僧被驅出寺外，並將焦山戒證師槍殺。

7. 鎮江超岸寺的方丈雨曇，共匪強逼交出寺產，則被辱罵碗底，旋又失蹤。該寺退居惟真被捉送去北韓當炮灰。

8. 福州西禪寺的七十幾歲的老方丈盛慧，下山募緣被指為剝削人民的舉動，以至被活活餓死。

9. 湖南長沙白雲菴主持靜修，是一個一向熱心地方公益的女尼但亦於三十九年七月，被匪圍爭，關進偽「人民法院」，迄今生死不明。

10. 湖南投匪份子唐生智所建的興隆院和太平菴，共匪除將各寺產業完全沒收外，並清算閹爭所有僧尼，被圍爭後的僧尼連衣服日用零物等亦被剝奪沒收。

11. 浙江普陀山前後二寺住持，自三十九年國軍撤退後，當即被共匪槍決，四十年春又迫令全山僧眾遷讓。當時即有弘法寺僧被迫跳海自殺。

12. 三十九年三月中旬，共匪更強迫全大陸各大寺僧尼舉行控訴大會。

13. 南京各大寺院住持都逃走一空，未逃走的和尚，不問年紀大小都問做苦工，南京棲霞寺的仰山老和尚被罰挑滿泥做苦工。

14. 上海清涼寺玉泉和尚因該寺某僧參加國民黨地下工作，被捉進監獄關了六個月，某僧被槍殺。

15. 上海僧尼生活無著，相繼跳黃浦江自殺者，有興化大祥和尚等。

16. 昆明圓通寺的定安，華亭寺的修園都因交不出金錢被關進牢獄。

17. 共匪在廣東各地所捉的和尚都集中海南島，最近有三十五名最重要和尚被殺害。將近五千名其他和尚被迫做苦工，修理機場。

18. 海南島至少有一百名尼姑被迫還俗而自殺。並有七千名尼姑，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都在集中訓練。

清算閹爭所有寺院菴堂的住持，監院，執事，死了的不計其數。

再看土地被沒收了寺廟：

福州鼓山的西禪寺，
長沙的開佛寺，
韶關的南華寺，
江蘇的天寧寺，
……

呵！整個大陸佛教所該有土地都被沒收了。

拆燬寺廟，摧殘名勝

我們大陸上的佛教，有著難以計算的巍巍堂皇的大寺院佛教寺院，與名勝似乎已經分解不開，但不幸的共匪把寺院都拆燬了，名勝摧殘了，雖然共匪在「特殊土地問題處理」上的第二十一條上說：「名勝古蹟，歷史文物，都應妥為保護，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築和地主的空房也不得破壞……」然而事實呢？

被拆燬沒收了的寺廟計有：

1. 江蘇的北山寺、南山寺、長生寺、復源寺等已被拆一空。

2. 浙江的靈隱寺，玉泉淨慈寺及上下三天竺等已作為密藏汽油等的軍火的軍事禁地。

3. 福建的西禪寺已被改為女匪幹部留產醫院。崇福寺已改為兵房。

4. 上海附近三百餘寺院被改作倉庫使用。

5. 山西五臺山為文殊菩薩道場，中國四大名勝之一，於北平淪陷前即被共匪拆燬，所有大銅佛像燬製鎗炮。由於共匪鐵幕深垂，我們知道的真是太少了。

這些大寺院的被燬，被佔用，當然名勝的摧殘，也無庸待言了。有人說，佛教的寺廟代表著古中國的文化，寺廟的被拆燬，就等於古中國文化的被消滅，此話深有見地。

參軍還俗，僧尼遭殃

共匪把各寺廟拆燬佔有產業及田地沒收清光以後，進一步又大規模的來發動匪幹去使僧尼還俗參軍，以瓦解佛教的組織。其實共匪把寺廟拆燬產業沒收後，佛教可以說光了，再加之施出毒辣的手段，使一些與世無爭的僧尼同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有任共匪的擺布。在共匪參軍還俗的運動之下，不知有多少道行高深的僧尼，就無辜的犧牲了。我們說出兩段事實來，就知道佛教在今天的大陸上是如何的受着迫害了。

去年「三八」婦女節的前幾天，偽長沙「婦聯會」發了一個命令式的通告：「全省女尼，必須在三八節前選定對象，舉行婚配，不得再事猶豫觀望」。佛教的僧尼受了佛教的教育薰陶，在清淨的戒條之下，誰也不願意重入紅塵。到了「三八」節的那一天，便有兩三百個出家修行的女尼被強迫與指定的匪幹結婚。被指名婚配的女尼，在氣憤羞辱之下，紛紛投水自殺，當時投湘江自殺的就有二十多人，這慘劇發生後，在長沙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難忘的憤慨，但在共匪槍尖橫行之下，除了讓湘江日夜鳴咽來憑弔這些可憐的無辜的清淨的冤魂以外，

中國佛教的特質

東 初

一、人類最珍貴之遺產

佛教，是人類最珍貴的遺產，也是人類智力活動的宗教。它不是一國一族私有的家產，乃是人類共同慧命的依據。是故佛教的精神，乃以增長人類的慧命為目的。二千四百年來歷史上上的佛教，已經不聲不響的滲入全部亞洲各個民族的心懷。依照各個民族語言，文字，風俗的傳習，以及受各民族本位文化思想的影響，於是各地的佛教各有其特質。譬如錫蘭佛教的特質在律儀，西藏佛教特質在密咒，日本佛教特質在通俗社會化的應用。佛教傳入中國，依於中國語言，文字，風俗的傳習，以及受中國本位文化思想的影響，也就構成中國佛教許多特質，這和其他佛教的特質一樣。今依照中國佛教歷史上的記錄，作簡切的說明中國佛教的特質！

二、中國佛教傳承上之特質

佛教導源於釋迦牟尼佛，其出生於亞南的印度，是故佛教當以印度為中心。今日流傳於亞洲各地的佛教，是從釋尊滅度後為起源，依照佛教歷史傳播的跡象，可以探得其傳承的系統。

一、小乘佛教，釋尊滅度二百年後，阿育王出世統一印度（紀元前二五〇年）由於王的護法，派遣九師分向國內外傳教，佛法始流通至獅子洲（錫蘭），再傳於緬甸、暹羅、馬來亞等地。這一帶的佛教，是巴利文系佛教，也就是錫蘭系佛教。在佛學思想上雖屬於小乘一部分，然其獨保持原始佛教純潔的跡象，特別重視律儀。所謂原始佛教，或曰根本佛教，且為上座部正統的佛教，故在亞洲佛教史上成一個獨立性的體系。

二、大乘性相佛教，釋尊滅度後六百年，印度佛教思想上發生革命的運動。初五百年純為小乘佛教，六百年後馬鳴、龍樹、提婆、無著、世親等相繼出世，直秉佛陀一真法界的精神，倡導大乘的佛法

。其所立說雖有性相的分別，然同屬大乘教系。這一系大乘教，經西域，傳入中國。由中國再傳朝鮮、日本、越南等地。這一期佛教是以梵文為中心，也就是中國系佛教。其傳入的經過，經漢、魏、晉、六朝、唐七百年間長期的傳譯，或由印度佛學大師，親自持來梵文或巴利文系佛教經律論，若竺法護、羅什、佛陀跋陀羅、菩提流支、真諦、般若、菩提流志、玄奘等。或由中國佛教大師，親詣印度，携回大乘經律論，若法顯、玄奘、義淨等。中國佛教所譯經論多為大乘經論，各國所傳多為小乘，而印度性相兩系大乘教多傳入中國，故中國佛教經典豐富為各國所未有者。漢譯一切經律論，開元錄五千〇四十八卷，再加入唐宋以後漢地大德著疏部九千餘卷，不獨大小乘三藏兼備，並有大乘密教儀軌及一切經咒。

三、大乘密咒佛教，釋尊滅後千一百年，龍智菩薩出世，倡導大乘密教，後傳入西藏，再傳於滿蒙、甘肅等地，是為藏文系佛教，也就是西藏佛教。（唐開元後印度密教由金剛智不空亦傳入部分於中國）藏文根本仿造梵文而成，故西藏所保持佛教經論，不獨密教一部分，並有印度梵文大乘性相經律論，因為西藏保有梵文經典，故世人為考核古代梵文經論，多仰慕西藏的佛教。

總觀佛教傳播的跡象，由於各地語言，文字，風俗的不同，固然結成各地佛教的特長，同時亦各有其缺點。譬如錫蘭佛教的特長在律儀，但錫蘭不獨印度第二第三兩期大乘性相及密教經咒未經傳入，即所保持小乘佛教方面，亦僅限於上座部一派的佛教。次為西藏的佛教，雖持有密教的特質，並有重要大乘性相經律論，獨小乘佛教經律論不及中國的豐富。再以日本佛教說，雖同屬大乘教系，然中古時期，西域或印度高僧從未有一人至日本，而日本佛教徒亦未有一人到過印度，故日本佛教經

還有什麼法子呢？

與此同時，白雲庵有一個姓陳的女尼，經匪指定嫁給偽農會的一個幹部吳某，女的在生不能抗的情形之下只好順從，但是男的提出條件，結婚以後不負擔任何生活費用。這陳姓的女尼，在經過這場羞辱之後，再無勇氣活下去了。就在一個凄風苦雨之夜，上吊自盡了。白雲庵另有兩個女尼，是吳姓的姊妹二人，原是寧鄉富紳的女兒，從來為了看破世俗的紛擾。出家為尼，也在這時，被押解回鄉清算，結果，未及解到寧鄉，這對姐妹也双双投河自殺了。

至於年青的僧人，更是難以數計的被迫去參軍，例如距離韶關四十餘里的馬壩南華寺，自從四十年冬，該寺寺產全部被中共沒收後，該寺寺僧凡年在三十歲以上者勒令還俗，三十歲以下的寺僧，則被抽去韶關受短期軍訓，然後即撥入援韓部隊填補傷亡兵員。

四、大陸的仰望

筆者有個師兄大千，輾轉托人帶了一封信給我，敘述他自從大陸陷落後，他所過的艱苦的生活，春夏秋冬只有一套衣服，用牙刷牙膏，在他已經是視為太奢侈了，最後，他說了一句：「弟弟！光明那一天才來臨」話的旁邊加了密密的圈點，今天大地上所有的佛教徒誰不都有這種希望呢？

中國的佛教徒，不個個都是老弱無用的，我們眼看著寒地佛像被摧毀，眼看著佛教同胞在鐵湯中煎熬，所以，為了反抗共匪的迫害，有的深入民間散佈反共種子。有的到山上打遊擊去了，最近太湖東山寺有一個了然和尚，被迫上山參加游擊隊，經常襲擊，焚毀共匪北運糧船予匪軍打擊甚大。有的自願應政府的號召而去從軍了，有的忠貞僧尼都逃在臺灣、香港、澳門、緬甸、泰國、越南、馬來亞、菲律賓、從事計劃大陸光復後復興佛教的工作，沒有一個用暴力統制的政權長久的，相信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是論完全傳自中國，日本既未譯一經一論亦未創造一宗一派。其所創真宗，日蓮宗，雖屬自創，其立論思想遠不及我國天台精密，故日本佛教雖在開慧及通俗運用上，有其相當優點，然其思想上無一能出乎中國佛教的範圍。是故中國佛教在傳承上，不獨保有印度大乘性相兩系全部經律論，且具足大乘密教儀軌及一切經咒，以及巴利文系小乘佛學經律論，無不兼備。於是六朝三唐結成阿毘曇，成實等研究，要從漢文一切經律論說，中國實為印度以後亞洲佛教第二中心。倘再融貫錫蘭系及西藏系全部佛學，可成為世界佛教唯一的中心，也就是中國佛教在傳承上所保持的特質。

三、中國佛教文化上之特質

要瞭解中國佛教文化上的特質，不能不瞭解佛教在中國已往的成績，正如要估計西洋文化的價值，不能不瞭解希臘羅馬，希伯來文化影響的一樣。要瞭解中國佛教文化思想史上的成就，當以四點說明之：

一、中國佛教經論來自印度 中國佛教與日本佛教，以及暹羅、緬甸的佛教不同，非是間接的傳入，乃直接的傳自印度。從東漢至元代，千三百年間，或印度大德携梵本東來，或中土大德西遊五天，查回梵本而歸。此我國佛教直接傳自印度之史實。就中最著明者以支婁迦讖，安士高，竺佛朔，法竺，羅什，從東漢至羅什來長安，在此三百餘年間，為中國佛教翻譯時期。羅什所出之法華經，維摩詰經，大品般若，阿彌陀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等三百餘卷，門弟子三千人，高足七十，實為我國佛教翻譯史上劃時代之偉人。東晉以後，宋，梁，陳，隋，六朝二百餘年間，先後有求那跋陀羅，曇無讖，菩提流支等譯出華嚴，金光明，大涅槃，勝鬘經，摩訶衍等經，當時兼為講解。梁陳時間大德高僧，若僧祐，達磨，真諦，智者，嘉祥，慧光，曇延，杜順，先後出世，依照法華，三論，涅槃，地論，各樹法幢，創宗立說。律宗，禪宗，三論宗，成實宗，地論宗，攝論宗，涅槃宗，天台宗，相繼成立；於是中國佛教由傳譯而進入學術研究的階段。六朝以後，至唐貞觀年間，玄奘三藏，西遊印度，親承印度大乘法相心傳，於貞觀十

九年回國，譯出大乘法相重要的經論，大般若經，七十餘部，千三百餘卷，顯揚聖教論，解深密經等運動。而人才倍出；若法藏，道宣，善導，親基，清涼，善無畏，金剛智，慧能，神秀等，各揚其高深的理論，互闡其玄妙的奧義，於是華嚴，真言，淨土，唯識相繼成宗，形成中國佛教由漢至盛唐七百年間為獨占以來未有的興盛。玄奘以後傳譯家中上數者，祇有傳小乘律之義淨，及傳密教的不空三藏二人而已。

二、中國佛教宗派多自創造 中國佛教雖傳自印度，由於中國國民富有外來文化的消化力，佛教一經傳入中國，便經消化成為中國化了。是故中國佛教宗派多自創造，非完全承襲印度，甚至若干宗派雖創自印度，但在印度並未盛行，反盛行於中國。比如成實，俱舍二宗，雖創於阿毘曇與世親，然印度學者對此二宗，雖有競爭的研究，並未創立成宗，其宗派名稱實始於中國。成實在六朝，俱舍於盛唐，幾為學者必修的科目，尤以俱舍為唯識初門。俱舍論疏盛行於一時。玄奘門下，有神泰，普光，圓暉等著疏。三論宗雖在印度佛教思想史有

三、中國佛教經錄之編纂 佛教後，佛教經藏雖經多次的結集，但對於整個佛教經律論三藏目錄，在印度並未創行，致後來學者對印度大小乘經律論，無法探其底蘊。佛教傳入中國，經長期翻譯，及

其崇高地位，然僅盛於龍樹，提婆時代。清辨以後，反不及中國流傳普遍深遠。其次，賢首，天台，唯識，禪宗，淨土，都為中國創立，隋代杜順和尚初依六十華嚴經，修法界觀行，經賢首，清涼，圭峯等著疏宏揚，始成宗名。特別清涼百卷華嚴大疏鈔及華嚴經談，於華嚴發揮尤為精要。天台宗，由北齊慧文禪師讀中論，悟一心三觀之旨，傳南嶽慧思，三傳至智者大師，依法華大智度論為止觀中心，著疏闡微，廣宣其教義，始成立天台宗。唯識宗，成立於玄奘三藏。玄奘以前，傳世親教義者，唯有北魏菩提流支及陳真諦，僅為學術的研究。並未成立宗名。貞觀以後，由法師大批唯識經論譯出，始成立正宗。禪宗，雖直傳佛陀心源，然於印度僅有其傳承並未構成宗派，印度廿八祖以後，印度不復有禪的名稱。達磨東來，五傳至六祖，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頓悟，具體化現露出來。淨土宗，佛說阿彌陀經，介紹西方淨土莊嚴，但印度始終未有樹立淨土名稱。此宗創始東晉時代廬山慧遠大師，以求生西方淨土為目的。其次，律宗，真言宗，唯盛行於印度，然於中國亦復盛行。茲將各宗成立興衰列表於次：

中國盛行一時	玄奘	衰亡
中國特盛	吉藏	新興
中國特創極盛	賢首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智者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玄奘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慧能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慧遠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道宣	大成
中國特創極盛	不空	大成
中國甚微	大德	大成

學者著疏研究，於是形成佛教文獻的偉觀，似有蒐集編纂的必要。而首先注意此項工作者，為東晉釋道安從道安，綜理衆經目錄開始，目錄編纂盛極一時，經南北朝至隋唐，終於唐開元十八年，以智昇

所編纂開元釋教錄爲最完整，東晉至唐，佛經目錄總約二十餘種。就中以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爲最

古，前多不存。

一、出三藏記集	五卷	梁天監年間	僧祐撰
二、衆經目錄	七卷	隋開皇十四年	結經等撰
三、歷代三寶記	五卷	隋開皇十七年	費長房撰
四、衆經目錄	五卷	隋仁壽二年	彥琮撰
五、大唐內典錄	十卷	唐麟德元年	道宣撰
六、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	五卷	唐麟德元年	靜泰撰
七、大周刊定衆經目錄	五卷	唐開元八年	明倫等撰
八、開元釋教錄	三卷	唐開元十八年	智昇撰
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三卷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	圓照撰
十、至元鈔同總錄	十卷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元慶吉祥等撰

這些經錄中，以梁僧祐「出三藏記集」爲現存經錄中最古者，也是爲研究漢文佛經中最珍貴的史料，以其保有尊爲最初批評範本「東晉道安錄」。其次爲歷代三寶記及衆經目錄，殆爲綜合南北朝時代佛教文化，爲東晉以來經錄集大成之寶庫。惟其編纂取材考核未精，不無真偽混淆，此實爲美中不足者。開元釋教錄，爲現存經錄中最完美之經錄。其內容組織與分別大小乘經律論，並設賢聖集傳，尤爲其他經錄所不及，故經錄至開元錄止，無有出其右者。

隋唐時代，盛行書寫經藏，隋開皇年間，共有三三五卷一切經。唐玄宗，德宗，開元貞元年內，依釋教錄整理，共爲五〇四八卷或五三九〇卷，此爲一切經總集成。依開元釋教錄整理入藏的經律論，共四百八十帙五千四百八十卷，四十八帙，依千字文編號，唐時代寫經多依此法。一切經典雕印始於五代，精於北宋。宋太祖開寶四年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經十三年間，始完成五千四百八十卷北宋版一切經。於成都印行的，稱爲蜀版，此爲我國木版經藏最早的藏經版，亦復爲我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貢獻。此後歷朝都有藏經版，南宋共有三版，福州東禪寺版，福州開元版，胡州思溪版。元代有普寧寺

等版。明代有金陵版，北京版。清代有龍藏，以歷代著疏入藏，每有增加，故清代龍藏共七八三卷。宣統年間頻伽版，民國以來，先後影印續藏版，及宋藏砂版。於抗戰期間，上海少數佛教徒籌設「中華大藏經藏」，擬譯南傳巴利文藏及東西各地佛教學者名作，以期集一切經藏之大成，完成佛教萬卷大藏經。惟以教運不佳，頻遭戰爭，未能完成此歷史最偉大之文獻，實爲中國佛教界最大遺憾者。今日中國佛教所藏一切經律論及歷代學者名著，加上禪宗語錄，何止萬卷？可謂世界佛教藏經最大的寶庫，於此亦可窺見中國佛教文化上偉大之特質。

四、中國佛教特質在禪

中國佛教雖有許多特質，要嚴格的區別這些特質？唯有禪似乎才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特質。禪，雖說是導源於印度，但已不是印度化而爲中國化了，要說明禪的特質，當然要從禪的內容說起：

一、禪的根本原理 禪，是佛教中一種特殊的法門，它不是以經教或文字所能瞭解，是從實踐經教根源佛陀正覺妙心而來，是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其旗幟。是故禪的

體驗，乃在究明自己的覺性，我們一旦能抓住自己心靈上所獨具那個核心，便會發見，「這本圓成，何假修證？人人具足，個個圓成」的正覺妙悟所顯現的絕對生命。試從釋尊成道傳記的觀察，釋尊的開悟，既不是依於哲理的研究，也不是仰賴於神的庇祐，完全是向著自己內心，與愚痴的慾望戰，與盲目的自我戰，終於制服一切，達到「一切勝者」，「天上天下無如佛」的尊稱。是故禪不以一經一論爲所依，而以究竟自己的心靈，體驗佛陀正覺妙悟所顯的絕對物爲使命。所以，禪不可以說爲一宗，也不可以名立，故稱之說「是一物即不中」，達磨名之曰：「教外別傳」。所謂向上一句千聖不傳。不可說有，不可說無，離去有無，斷去是非，構成禪的根本原理。

二、東方文化的精粹 禪，雖說是導源佛陀的正覺，但在印度祇見佛陀於靈山會上，拈花示衆，迦葉微笑的一幕。佛陀以後，雖有二十八祖，但都未能構成印度史上禪的中心地位。禪宗光輝於中國佛教界，始於達磨東來，但達磨究竟帶來些什麼？是故一提到禪，就不能不想到中國民族文化特質，東方文化的精粹，深奧的哲學，崇高的藝術，都在達磨未來以前的四百餘年從這裏產生。佛教由漢至六朝，經過傳譯而進入研究的階段，許多佛教學者正向著高深佛理的探究。這時候，達磨忽然來到金陵，首先對立於聖諦第一義武帝一個堅絕「廓然無聖」的否定，高唱著「見性成佛」。把無佛，無衆生，無古今的無爲法傳來中國。把以往限於言說，是非，常短，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等等一切對待的知見，都一掃而空。祇因武帝不能理解這個第一義的真義，便去北魏面壁九年，自此禪風揚於北方。慧可，僧璨，道信相繼傳承。黃梅以後，宗分南北，繼而一華五葉分爲五家七宗，宗風靡滿天下，門庭日漸繁榮。於是應病與藥的垂示，公案，傳記不下萬卷的禪家語錄，傳於後代，若燈一般永遠的光輝。這些語錄，能使貴爲天子的帝王屈膝，高傲的儒家回心向大，前者如唐宣宗、明洪武、清雍正等

都會嚼過禪的滋味。後者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陸游、三蘇、王安石、宋濂、龔定菴等都受過禪學思想的陶冶，這不能不說是禪家無比類的光輝。唐宋以後，中國佛教以禪為中心，各宗都衰落，唯有禪宗獨輝門庭，偉人傑出，號稱萬人，禪門的興隆，真是空前絕後。經過漢、魏、隋、唐、歷千年的陶冶，融攝了孔孟老莊的玄理，產生出無比類的禪宗。唐以後，無論是藝術、詩歌、倫理、道學、玄學、莫不深深飽吸縱橫自在禪的思想，促成宋代性理學的誕生，而出現了周濂溪、程明道、朱子、陸象山等學風，特別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這不能不歸功於禪的力量。是故禪已不是印度的佛法，而成為東方文化的精粹，所以要體驗了禪，才能體驗得佛法的真髓，認識了禪，才能認識了東方文化的精粹。

三、禪的風格 禪不是訴諸理論的哲學，或是依於信仰所得的宗教，是超越了理性與信仰所得的本來面目。要求本來面目，祇要向著自己心靈大覺上去體驗，日久便能發覺自己的真生命。與其說是導源於禪的正覺，不如說是直得於自心。是故禪宗不同其他宗派專靠知解的研究，或求佛的加被，完全依照禪定力，直向自己內心自我進攻，以掃蕩的戰術，把自心上所有自我，是非，貪欲，人我的知見一齊掃得乾乾淨淨達到等同佛陀自證境界，所以聰明的人不求佛，而求他自己的心，愚笨的人，祇求佛而忽視自己的心。達磨東來，首先高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針對着忽視自心的衆生而說，於是產生出禪宗無比的風格。

A 超越經教的頓悟 達磨東來後，中國的禪觀，由於不立文字的影響，都疏忽了經教的研究，甚至出了許多極端份子，若德山、智閑、燒煨經教，以示不依文字的決心。不依經教的禪家，他們所依據的，就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種不依經教的頓悟的禪，在達磨東來的前後，也就盛行於中國，祇是不為一般人所注視。梁代保誌、傅大士、就是立於頓悟的境地，不依經教的說法。梁武帝有

一天請傳太士講金剛經，他上座將撫尺一揮，就下座，圍繞在座前座後的人，都莫明其妙？唯有誌公認得，便對帝說：「此大士講經竟」。這種超越經教的頓悟，似乎比達磨的否定，「不識」，猶高一層？這種作風完全導源於禪尊——釋尊一日降座，文殊菩薩白椎曰：「諸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釋尊便下座——達磨東來後，「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風格，五傳至六祖，這更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一種根機，他與七百人的教授師，競選傳法，由於他「打破菩提，否認明鏡」，立於「無一物」根本的頓悟，直透如來地。把頓悟的活生命活潑潑地表現出來，便獲得第六代祖的榮冠。六祖以後，他的門下出了許多優秀的弟子，若神會、慧忠、行思、懷讓、以及再傳弟子若馬祖、百文、南泉、趙州、丹霞、藥山、鳥窠等輩出，禪的頓悟宗風震撼了整個大江南北。

B 超越佛祖的禪機 禪，雖然有一貫法脈的傳承，但禪以心傳心為獨立的精神，是故重於心印，打破形式。六祖以後，中國的禪風，重視見性，見性為禪的內工，大家拚命直向自己心靈上體驗，於是喝出超越佛祖的風格，甚至出了許多極端份子，如丹霞說：「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趙州說：「念佛一聲，要漱口三日」。南泉說：馬祖道：「即心即佛，我這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僧問雲門：如何是佛？曰：「乾矢橛」。這都是直透覺心超越佛祖的風格。還有當時對於祖師西來意的酬答：無慮數百次導演着：

僧問九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寸龜毛重九斤」。

僧問洛浦，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處，出離藏身」，白曰：「禪師，碧潭無影」。

所謂祖師西來意，就是說，祖師從西方帶來些什麼？而禪的根本法，是超越一切的形式與概念，是無往而不自在的，所以祖師西來意，怎麼可受區域性的概念拘束！要從禪的根本法說：宇宙間無一法不是西來意，雖龜毛之重九斤，青嵐覆藏身，

白日照碧潭，莫不是西來意本來的面目。所以西來意，是縱橫自在，不受任何概念的約束，古來高僧，各應其境，通其機，任意自在拈答，就是要表現超越佛祖的活生命！

由於禪的風格，高雅，神祕，絕不是言語所能證示的，也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必需去體驗，要能體驗到禪的滋味，才能體驗到佛法的真生命，也才能認識中國佛教的特質，小乘教拘泥於形式，大乘教近於理論，是故要實現佛陀正法的世界，唯有禪才能擔當發揮出佛陀正法生命的光明！

五、特殊的使命

由於中國佛教諸多特質也就負有諸多特殊的使命，今日大陸雖然淪陷，但中國佛教歷史上崇高的地位依然屹立未動。佛教在中國國民生活上依然有其生氣蓬勃的潛勢力，所以佛教不僅為中國民族文化根本的精神，並且為亞洲民族中心的信仰。佛教在亞洲在世界前途上是有無限的光明！

一、東亞佛教的復興，佛教為東方文化的重鎮，要安定東亞，首先要復興東亞的佛教。中國、日本、朝鮮、越南、泰國、緬甸、錫蘭、尼泊爾等都是亞洲佛教主要的國家。這些國家文化都與佛教有密切的關係。半世紀來，由於西方功利思想的影響，造成東亞佛教國家的災禍。二次大戰結束後，東亞佛教主要的國家都有恢復東亞佛教文化的決心。東南亞佛教偏重於形式，日本佛教雖同屬大乘教系，以其變更佛教的制度，薄於道德的思想，不能構成號召整個亞洲佛教的中心。要復興東亞佛教唯有中國大乘佛教，始有此號召的力量。

二、世界佛教的領導，由於東西文化本質的不同，對於人類和平的貢獻迥異，故歐西的戰爭，多於東方。近代歐美人民由於物質文明，造成人類和平的威脅，轉而趨向於東方精神的文明，特別是仰望佛教的文化。近來歐美各國佛教團體的產生，如雨後春筍。無疑的，領導未來人類世界走上和平光明的，唯有佛教。但該怎樣領導世界佛教？

教理想的補充，作為致力使他們的生活更為充實，他們的精神寶庫裏面所有的無價珍寶更為豐盈的一種資料。

由佛所建立而經過阿輪迦王系諸師發揚光大的這種傳教方針，漸漸成為佛教活動的典範。在佛教裏從來不曾有過對他教誹謗，壓迫或侮辱的行為，他教的教會所有者。佛教的所以能夠溫緩地滲入全世界各種文化裏面而不引起無謂的反抗，就是為了這個緣故。所以，阿輪迦王用『慈仁之道』所成就的勝利，是無遠弗屆，不但普及了他的自己領土，並且遍及了他的四周鄰邦，遠至希臘王安條柯史所駐在的敘利亞，更北到四個國王——多來米，安底谷諸史，瑪迦史，和亞力山大的領城，南達曲拉斯和潘大耶兩國的境界。（見麥克爾爾著『阿輪迦』）

佛教的傳教時代之早，和它的方法與成績的優越，在世界各宗教中都居於第一位。自從佛教成立了模範直到兩千年後的今天，基督教回教認識佛教宣傳主義的重要，但這認識還沒有充分，因為最完滿的容忍精神在這些教裏還是沒有。

佛教由於它的倫理觀的合理，由於它的仁慈，悲憫和努力為衆生求離苦得樂的教義之單純而直接，一般農民大眾和知識階級對於它，同樣地容易接受。所以它成了世界上『善良的財產的一部分』。

美拉美特（S. M. Melamed）說：『佛教這個名稱所包含的那種知覺，到現在還像過去一般的鮮活而有力。今天東方西方仍有億兆人們雖然不是正式佛教徒，但仍抱著佛教的人生觀。雖然這種知覺在現今所表現的方式也許和過去不同，但在人們的精神方面始終是一個堅強力量。……即使佛教的整個組織和它的信譽僧侶寺院都消滅了，這佛教的知覺仍將為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堅固力量。人類一日受苦惱痛楚的壓迫，佛教的知覺也將一日不會消滅』（見『斯賓沙和佛』）

這種精神力量在社會多方面的活動上以種種方式表現出來，這便構成了佛教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佛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從事傳道的宗教，同

樣，它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注重出家修道的宗教。其他一切的出家清修主義不論是印度的或西方的，都是從佛教的啟發而產生出來。據弗令特司（W. M. Flint）的推想，『在多雷米（Ptolemaic）朝建立的隱居苦修制，和天使教派（Serapim）的僧侶把一種西方人還想不到的理想演繹給人們，這些大概是阿輪迦的佛教使徒傳布之後纔有的。這種苦修制繼續存在著，直到一個埃及色蘭地地方的僧人名叫柏曲苗的，成了康士但丁朝的第一個基督教徒的僧侶。這制度很快地傳到敘利亞，小亞細亞，高盧（即今之法國瑞士三國）等處以及意大利本部，漸漸在中古基督教中取得了一種基本地位。而人們對於一千五百（原有缺文）的崇敬也落到了埃及教會的身上』（見『耶教時代前英國的佛教』）

無疑的，本質教（Essenes）和治療教（The Iphetae）是天主教僧侶的先鋒，而這些明明是佛教寺院苦修制度的信徒。已故英國教會現代派大思想家孟賽爾（Deunanssee）曾大膽地說，亞歷山大城的治療教派的哲學思想和儀式是從大亞歷山大王朝五六十年間陸續到埃及傳教的佛教徒方面得來的。為這話作佐證的，有哲學家謝林，叔本華和梵文權威拉森等，還有利南在他的『閃族語言』一書裏也說，在基督教時代以前，巴勒斯坦已有了這種宣傳的跡象。又約瑟立利在他的著作裏寫道：『海而根非、穆德、布倫、金、諸人都承認佛教的力量』（見『在基督教國家的佛教』）

純正的寺院清修和真實的頭陀苦行，它們的造福於人類的價值，真是偉大之極。一個好僧人的德行：如自制、貞潔、謙卑、忍辱、放捨、這些都是社會上不可缺少的東西。而這種德行在寺院的清淨環境中是最能培養的。佛教寺院的生活雖名叫苦行，其實它自己並不覺苦，而處處可以顯出它是一個進步性的社團的產物。一個度着寺院生活的人不會再因了權勢，地位、名望、貨利、從事爭逐，以致惱亂別人。相反地他竭其心力為大眾謀福利。佛教在多方面影響了基督教和西方的哲學思想，僧院制的傳布只是其中的一端。畢達哥拉的哲學

家，新柏拉圖派的哲學家，以及諾斯蒂派的哲學家，他們的哲學思想都受到耆那教（Jainism）和佛教的補益。佛教思想會很自由地滲進了西方哲學思想，這是顯明的事實。只有故意不肯正視的人們會對東方思想的影響西方思想懷疑，以致二千年來在吉卜林出世以前一直流傳着『東自東，西自西』的論調。

佛教早期就已向西方推進。恰恰在佛入寂後一百年，佛的名字已發現在一件波斯雕刻物（Cleveland Yacht）的上面。亞歷山大城的仁慈教派（Clement）也早已知道耆那教和佛教，以及薩瑪那教，『這一個名字。他們說：『印度哲學家有兩派，一派叫做薩瑪那，另一派叫做婆羅門。還有與前一派有關的哲學者名叫哈洛羅。這一派人不住城市，甚至不住房屋，穿樹皮為衣，橡子為食，口渴時把手掬水就口，不婚娶生子，像我們現今的禁慾苦行者名叫恩克拉厄（Enkraetia）的一樣。在印度人間還有一派哲學者，他們遵從佛陀的教誡，他們因為他的非常聖潔，崇拜他為一個尊神』。又佛教影響柏羅提摩派（Plotinus）的思想很深，雖然印博士不願承認這一說。（見克林特爾著『古代的印度』）

印博士說：『亞歷山大城在那時代（指柏羅提摩時代第三世紀），不僅是一個文化的大中心，也是一個東西兩方接觸的所在，這是大家知道的。在那時，亞洲的智慧無疑地有著隆重的聲名。費洛司脫羅得（Philostratus）對於印度人的學術表示最高的崇敬。柏羅提摩會親自隨羅馬軍隊到波斯去採取智慧。因了這些緣故，許多學者認為柏拉圖派哲學思想裏面含有東方的影響，而把它看作歐亞兩方思潮的一種合流。不過，在『西帝國』衰落期間，東方思想之影響雖然無礙的大，但是我們不必因此而以新柏拉圖派的任何理論也出於一種非歐洲的來源。新柏拉圖學派是希臘思想的一種正宗衍化，是柏拉圖自己的學說』。

他又說：『在有些方面，甚且也可說柏拉圖比柏羅提拿更富東方色彩。至於新柏拉圖哲學是不是因為費洛（Philo）的著作的傳布而受到猶太亞歷山大城學派的影響，這是另一問題。本質教和新畢達哥拉派學說之間，費洛和柏羅提拿之間，都有很顯著的相似點，所以有許多人以爲要否認他們間的直接影響，是不可能的。不過，希臘派與猶太亞歷山大城派或許在平行的勢力之下並駕齊進，這是更屬可能的。費洛的學說並沒有被有知識的異教徒太多研究過。』（見巨著『新柏拉圖主義』）

對於印巨這種說法，却別有和它相反的意見。不少研究古代印度的專家相信希臘人和其他西方人曾從佛教徒、耆那教徒和其他印度哲學家借過智慧債的。例如：

拉潑生（Rapson）說：『在紀元前五六世紀的時候，陸路交通在早期歷史中是更暢達沒有了，對於西方和印度間思想交換的情形也更適宜沒有了』（見拉潑生著『古印度』）

樂林生（Rawlinson）說：『印度思想的影響於希臘哲學的發展，大概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譯者按『這個緣故』指交通暢達而言）（見『印度的遺產』）

迦倍（R.Garbe）說：『那位好奇的畢達哥拉是和佛同時的人，或許他和祖格司德（Zoroaster）是同時的。在那個文化蓬勃時期，他可能由於波斯的媒介，會多少得到東方的知識。這個推測是並不過份的。關於這，我們要知道，當畢達哥拉還住在他的家鄉郁尼的時候，亞洲的希臘人是在波斯帝國創造著塞拉尼（Cyrus）的單獨勢力之下的』（見『Bibled notes』）

海隆杜德（Herodotus）像柏拉圖和其他的人一樣，把一切的智慧都歸進埃及的來源裏去。希臘人對於埃及文化的古老，寺院的巍峨，宗教的神秘，具有很深的印象。……可惜埃及人是否真正相信輪迴，是一大疑問。……關於輪迴，說畢達哥拉是受了埃及的影響，無庸說他是受了印度的影響比較來得相像。畢達哥拉派所說教的一切學理，宗教，哲學，算術，印度在紀元前說教，第六世紀時候，差不多都已傳布了。而畢達哥拉派也和耆那佛教一樣，主張戒殺。……』（見『印度之遺產』）

「亞歷山大城在第一世紀時候是帝國的第二大城。在它的全盛時代，必定有過像威尼斯一樣的光輝。那時全世界的學府都集中在它的岸邊，四方學者聚集在它的學院裏互相討論，閱讀藏書樓裏富人的文學寶庫。亞歷山大城的住民大半是東西北方的人，富於世界性，他們對於希臘各州的舊「蠻族」，沒有輕視的心。而大部分的住民像雅典人一樣，「除了把新鮮事情講給人家聽，或聽人家對他們講之外，是無所事事的一個。一個從巴利哩來的佛教僧人，它所受到聽衆的注意，可以和聖保羅受愛物烏柏克司人的歡迎一樣。所用來傳達意思的媒介是希臘語言，這是從幼發拉底到印特司一條通行的。在 Milinda—pañia 裏邊記載着：亞歷山大城是印度商人常去的地方。在屈拉強朝代，條克利蘇司通(Dio Chyreston)對着亞歷山大城的一羣聽衆演講，他說：「在你們裏邊，我不但見到有希臘人，意大利人，敘利亞人，利比亞人，阿剌伯人，並且還有巴克脫利人，塞的安人，波斯人，和幾個印度人，他們是常住在這裏的。」(見Ibid note)

「印度哲學在小亞細亞和埃及的希臘學派裏是受到日增月盛的聲譽。」(見同上)

泰耶納(地名)的阿普羅尼烏斯(Apollonius)曾經到過印度，和佛教徒婆羅門教徒談過許多問題。他回來之後就把從印度所得來的思想改變一新畢達哥拉派的哲學形態。又據說，巴得賽尼士(Bardesanes)曾從印度人學得許多學識。他是諾斯派派(Gnostic)的教士，對於佛教的寺院生活知道得很多。

據羅提摩是阿摩尼薩嘎(Ammenius Saccas)學派聖師奧立根(Origen)的同學。據說奧立根有着「一個特別睿智的天才，現代的最豐富的思想，他都早已表示過了。他的生活是無瑕的，他的知識是無匹的，他對於每一部門的學術都是披荆斬棘的拓荒者，他是東方教會裏一切最好東西的教師。」「佛教基督教在不列顛鋪一條道路」這是一句話就是奧立根說的。他能肯定佛教影響西方必定一句話教內容很明瞭的。而柏羅提摩是他的好友，對於佛教教義也不會昧昧無知的。而且柏羅提摩的跟隨高底遠征軍到波斯去，實在是由於他在亞歷山大城已經得到一些關於婆羅門和佛教的知識，所以很願望再去探

索它們的究竟。

根據麥克司莫勒 (Max Muller) 的觀察，柏羅提拏派對於東方的宗教，十分重視，柏羅提拏的理想是復興羅馬帝國的舊教而把他所欣賞的世界上各種教訓增補進去。新柏拉圖學說中所表現的佛教的和烏巴尼婢派 (Upanishade) 思想有時顯得有些駁雜，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新柏拉圖學說是東西兩方理想的一個混合，它不像佛教那樣自成一家。下面是一封柏羅提拏的信的節略，這裏可以看出柏羅提拏派的思想接近於佛教的大乘派了。

『外在的事物祇能把它們的表面呈現在我們之前。所以，我們對於外在的事物，祇可說有意見，而不能說有認識。對於外表世界的研究分別，只有平凡的人實利主義的人才覺得有意義，而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外表後面的理想的真實 (Ideal Reality)。那麼我們試問人的一切觀念是怎樣感覺到的？觀念是離開我們外在的麼？理智是像肉感一樣必須聯接外在的東西而才有的麼？這樣，我們用內在的心觀察外在的物，有什麼保障可以說觀察不誤呢？被覺察的物 and 心所見到的未必同樣。我們所得到的可能是一種影像而不是真實。反過來看，如果說人的心不能確切感覺理想的真實，而我們對於精神界不會有決定性的真實認識，這是絕大的怪話了。所以真理的領域性是不能當着一件外表的事物來研究的，既不能這樣研究，所以我們的認識是不完全的，它是在我們的內心裏。所想的對象和能想的方面是同一的——兩者都是思想。至於一個主體斷然不能了知一個不同於它本身的客體。理想的世界是在我們解悟之中，所以，真理並不是我們對於一件客觀物體了解和那物體本身協和之謂，實在是它自己和它本身的協和。覺悟真實的唯一根據，是它自己的證人。理智把它自身身邊高過它的東西看做原泉，而把它一些的看法做它自身的又一個』

柏羅提拏對於知識的分部，在佛教徒看來是有趣味的。他劃分爲三大部，第一是見解，第二是分析，第三是明悟。據他解釋，第一項是用感受可以得到的，就是感覺。第二是指推度而言。第三是指內心覺照而言。他把理智作爲第三項的屬物。內心心覺照是以能觀的心和所觀的物之合一爲根據的絕對或終極的智識。他也講到進化和退化。他說，我們

怎能知道『無極』呢？這不是用理智考慮所能知道的。理智的作用是辨別和分割。人只有用比理智更高的性能纔可了解『無極』。

關於這，只有一個法門可以達到目的。就是進入一種境界，在這境界中不再有『有極』的感覺。這境界就是淨樂境界，換句話說，是澄心專一的境界。人到了這種境界，就脫離了『有極』的煩悶。淨樂境界不是容易得到的，就是柏羅提摩本人也不常有。淨樂境界有種種不同的方式：如詩人的愛美虔誠的心依它的專心致志，哲學家思想的昇上，一個虔誠的依它的道德淨化，用愛默思的昇上，一個生又不滅的，『凡是真實的東西永不會毀滅』。但生活惡劣的心靈將轉生為下級動物。神祕的昇上就是把『一切不合於心靈淨化的東西逐漸剷除』，因為如果有一些世俗塵穢的附着，心靈就不能進入『聖中之聖』的去處。如果能够進入，這名為『心靈』和最高心靈的合一。

柏羅提摩對於神祕的禪定狀態，有過很多的描寫。但是他以為這個狀態實在是無法說明的。『合一』的境界是極少能碰到，祇有用深沉的觀想和不斷的自制工夫纔能得到。

他的倫理的修養方法有三方面：淨潔，開明和一致。良善的人格是這方式的前提。在這方式裏面，和佛教與其他幾種印度的方法相同，沒有媒介，沒有救主。

柏拉圖的教義，我們沒有方法證明它是建立在一種禪定或瑜伽的方法上面來觀測實相的。但是柏羅提摩確是一個十足的瑜伽行人，他的學說到了高級階級，比較對於佛教和對於柏拉圖主義，是更接近於前者。若如印區博士的說法，把柏羅提摩的方法的瑜伽部分歸源於柏拉圖主義的原有性質，那是需要把他們的一著大作大加筆削纔對。新柏拉圖主義清清楚楚地是一個不折衷主義，裏面有着許多非柏拉圖的成分，在這些成分中，佛教成分是不容忽視的。（見『宗教論理百科全書中』）『所記新柏拉圖主義』）

佛的一生事績和耶穌的一生事績，很多相同之處，決不是偶然的，而據高爾(Ch. Gorn)的意見，那相同之處實在很顯著。他曾提出不少例子，其中重要的是：神異的受胎。童貞女所生。愛雪他與耶穌。天魔誘佛與魔鬼的誘耶穌。寡婦的一文錢與

。讀了登山寶訓之後，不由得令人感覺這是法句經中一部分的節略。以上是就天主教正教和耶穌基督教的經籍而言，至於諾斯替所著關於耶教的文字，那是更接近佛教的經和傳說了。

除開宗教本身的領域，再看受有佛教影響的藝術、建築、歷史、戲劇、倫理學、哲學和社會組織，我們發覺佛所創立的僧伽制度是印度以及全世界從前所沒有的。莎恩德利會寫道：「佛創造了一種新的種族，就是一種道德英雄的種族，一種救世工作者的種族，一種佛的種族」。〈見「佛和其他」〉關於這，佛是把一種以放捨為基礎的建造社會的新觀念給予世界。沃爾登評論僧伽制度，他說：「好像自始就是一種法治的團體」。〈見「佛所引述」〉但是在管理僧伽的法律裏面絕沒有什麼強制的東西，這個社團是大家自動遵守法律，大家在友愛中團結着，來充實自己，來求得全體的至善。僧伽制度當它和平地發生作用的時候真是一個大力量。這力量不是任何人所獨有而是全體所共有的。這是一個大共和國。它的語言不用強迫而得到服從的。佛教在它的文化勢力上曾經馴伏了幾多蠻野的種族，又把馴服了的文雅化了。佛教史的大時代從囉伽呾哈(Rajagaha)起直到拉薩為止，是一向含有永久性的真實的。

那些偉大的紀念建築物，像塔、寺院、神龕，雖然現在大都毀壞了，但對於世界仍舊是一種寶訓，使人們知道如果意志堅定，即使力量和工具有限，也能成就宏偉的業績。

從古代遺傳下來的美麗塑像，雕刻，繪畫，裝飾，不論是印度的，印度尼西亞的，中國的，日本的，高麗的，西藏的或蒙古的，大都是佛教全盛時期的成績的證物。在古代文化興盛的各時代裏，得到佛教勢力促進向上的一時期，據葛羅塞(Groen)著作裏說，是在西歷七世紀即中古時代的「早期」。他說：「黑暗籠罩了我們的西方文明，行將來臨的「浪漫曙光」還沒有有人猜想得到，黑暗直展到拜占庭那裏的馬其頓大禮拜堂也還沒有出現

然而另一方在遠東的印度和中國是生活在濃厚的政治、教育、宗教、美術的生活之中。佛教把他們溝通起來，創造了一種人道主義的洪流，從錫蘭到日本，群島都受到它的浸潤。同教的凋萎，但牠們自己還不會感覺到。佛教的神祕性經過了一千年前的坐禪觀想，已經達到了夢想不到的心理境界，印度新的苦修士從它得到新的啓示。在那樂於接受新理想方法的中國，中國人的力量是自願被這和柔勢力軟化了。生活在那裏的人是適逢着一個幸福時間，無愧於雅典或亞歷山大城。那是中國的詩史時代，是恒河聖地大參拜時代，是大乘理想勃起時代，是古必他朝聖像藝術時代。（見『佛的足跡』）

關於學術方面的成績，如在古文化中心的塔克西拉，在有一個時期曾有過一萬名哲學和醫學學生的那倫達，又在薩克羅馬西拉，沃唐他普里，和菩提場這些地方，都設立過第一流的學院，這些成績都是屬於佛教徒的。

還有應得歸功於佛教徒的是巨大的灌溉工程。如迦葉弗拉一類的蓄水池，錫蘭的明索里亞，建造大動脈的公路，建設休息所，大城市，把蓄水池下面的大區土在開墾，這些都是本着佛教廣利衆生的主義而作成的功績。

佛教徒在有歷史記載的印度，於藝術發展方面所有的成就，對於印度和東方的精神領域的發揚光大是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葛倫威台爾（Grunewald）的著作裏說：『古代印度的藝術常是一種純宗教性的有著密切關係的建築和雕刻從沒有在非宗教的世俗場合上應用過。牠的根源是出於歐洲人所稱的佛教。』佛是『覺悟者』的意思。（見『佛教藝術在印度』。）

佛教徒是印度的最初歷史家。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的宗教歷史正確地研究，這於堅定他對於教義的信仰和對於自己的信仰大有裨益。並且可以鼓勵他爲了自利利他而作積極的努力。歷史原來不過是個現而已。早期佛教僧伽的生活實際狀態作成一個具體的表，所以把佛興起和傳佈的有關事跡由他們領導。紀錄下來。這種早期的記載，後來在每個佛教國的批評家和學者都熱烈地研究，關於佛教史的書現在已有了很多。由於佛教徒的記錄史績的榜樣，非宗教徒

宗教瑣談

詹志明

我們通常所說一種宗教，它的本身包含有三層東西——信仰、學說、和組織。這三者雖然不同，但都稱為宗教；也可以說都是宗教的一部分。因為一個健全的宗教，應該是這三者都具備的。當然，「信仰」一層是宗教的真實核心，它是始創所創立的一個人生的目標，完全是自由的信仰。到了「學說」這一層，則是其弟子們把創立宗教者一生的言行思想，和古代及當時各家相類似的學說綜合摻融，並加以演繹發揮，成為一種有系統的理论主張，使這宗教信仰能以流傳久遠，為人所相信。等到再發展成為「組織」，那時這宗教已經打下相當的基礎了，其信徒們為了要使這抽象的信仰具體化，以便推行，並且可以聯合信徒的力量，集體研究，糾正理論或實踐的偏謬，就成立「組織」，它可以說是一套推廣學說和信仰的工具。所以任何宗教組織，都是配合當時政治和社會環境的。

佛教自漢時傳入後，日見昌盛；基督教也會努力於唐、元、明、三度傳入中國，却一直沒有多大發展。但是在歐洲方面却不同。東西各種宗教傳入羅馬的很多，都不能成功；唯有基督教竟能取羅馬的希臘文化而代之，以致今日的歐洲文化完全以基督教文化為主體。這種成功和失敗的理由在那裏呢？可以解釋為下面兩點：

第一、一種新宗教傳入，必須要能變成所在地當地的。換句話說，就是要適合國情，才能夠使當地的傳人完全了解接受而信仰它。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方面，就是儘量適合羅馬人的風俗習慣。它在理論方面，牽強附會地利用了原有的希臘哲學。在儀式方面，採用了當地原有的節日。像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這四大節之為節日，是從石器時代以來，人類各民族所共有的；歐洲人在每年的冬至那一天，都要舉行狂歡慶祝，基督教剛傳入的時候，是不許其信徒舉行這種舊有儀節的，後來看看禁不住，就轉而加以利用，硬指冬至這一天是耶穌的誕辰，叫大家應該一致在這一天慶祝聖誕；民衆只

要有佳節可歡度，管它是甚麼節日！久而久之，就變成大家都是在遵守基督教的節日了。其實這一天真的是耶穌的生日嗎？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還有復活節的由來，也是相似的情形。在組織方面，配合當地的制度組織，如教會分區的體制，就是採用羅馬原有的行政區域的分區。

基督教起初傳到中國來的時候，也會想採用中國人慣習遠東的祀祖風俗，但是建議到羅馬教廷未被採納，因此仍以它原來的面目出現於中國。可是中國人却不能夠接受這一個不拜祖宗的新宗教，所以一直不能開展推廣。佛教就是混合了中國固有的習俗，到唐代時已經完全中國化了；而其中小乘佛教就因為保持了印度的原味，並且不合儒家已立立人，已達達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夠流行。

佛經用語典雅，很多地方都借用經、子、老、莊、的辭句，容易被中國士大夫們所接受，由智識份子——士大夫漸漸推廣到民間。而基督教聖經的譯句，就不合國人的讀法，行之不文豈能遠呢？又如「Father」一詞，起自拉丁文，適用於歐洲；中國人則絕沒有願意叫他人為父自命為牲畜的習慣。所以單單它稱呼神父和牧師這一點，就註定了要在中國失敗的。

第二、一種新宗教的傳入，如果它後面有經濟和政治力量做背景的傳佈的，效果必小；如果純憑着學說、不用政治經濟的背景，收效反而大。基督教在近代再度傳入我國，是跟隨着金鎊大砲和雅片烟一起來的；它的同路人不好，給國人的印象太壞，連帶着它也不能得國人的好感了。

在古代的宗教都是多神的。最初有一神教，開始於埃及的阿蒙教。「阿蒙」的意思是太陽神，但並不是指太陽本身為神，而是比之神之崇高普照，好像太陽。創太陽神教的人名叫依克阿騰，「依克」的譯義和「崇愛」相近，這人本來另有姓名的，因為他太「依克」那「阿騰」了，所以在他一登上埃及帝位時，就改用這個名字。人類總是以自己為

中心來設想神的世界，所以上帝的形狀便既不像馬，也不像鳥，而恰同人類一樣。古時埃及帝國跨越歐亞非三洲，在西方世界裡只有一個大皇帝；於是將人事來比擬神事，以為天上的真神也只有一个，就創始了一神教。原始的宗教本來是互容並存的，雖然常有學理上的爭執，但是愈多爭執却愈可以刺激學說進步。自從依克阿騰的一神論一出，才開始走到異教相殘的路上去了。

摩西率領奴隸羣出埃及，回到猶太立國，創立猶太教，受了阿蒙教的影響，以耶和華上帝為獨一真神；認為凡是其他宗教一概是旁門左道，都該打倒焚殺。其後猶太教，成為以後的基督教，雖然有聖父、聖子、聖靈三神之分；然而三位一體，骨子裏仍舊是一神教。而且它以後的虐殺異教，比起古時候來，更加厲害得多了。

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氏曾說過，歐洲文化除開了基督教即無餘物。基督教文化是繼承了希臘文化的優點，去掉了羅馬文化的缺點；可是它的殺除異己的手段之厲害，却決不是其他任何宗教所可以比得上的。用殘殺世人來事奉「愛世人」的神，豈不是荒謬矛盾？

歐洲到了十七世紀末葉，開始號稱信仰自由。實際是新舊兩教爭持了三百年來，互相都知道沒有辦法可以把對方消滅，只好容忍妥協了。那也只是新舊兩教之間不再引起政治問題和戰爭而已；對於其他佛回諸教，則仍舊是歧視排斥的。其實，回教還比較能够容忍他教；一般人說回教教祖一手執經一手執劍，是知道那是基督教惡意誹謗的。回教雖然不和大和外教人精誠合作，但是還不致於會像基督教那樣屠殺異教徒呢！至於我們東方人的宗教，則完全是自由感化的；佛道並處，向來都相安無事，從沒有強迫他人信仰我的作風。歐洲人像是生來就有帝國主義性的，基督教從不肯容讓異教；存在中古羅馬教堂的精神就是打倒一切思想，一切宗教。雖然經過了宗教革命以後，倒仍然是「不容忍」的。像八國聯軍燒殺北京這種慘無人道的行為，在當時歐洲本身決不敢做出來的，為什麼會在東方公

解脫生死的農人

中· 觀·

在無邊的空間與無盡的時間中，有二種相：一是生死相，二是無常相。生死相從宇宙間一切人物的有無而顯現，無常相從宇宙間一切人物的變化而顯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離不了此二相，所以說宇宙的變化是生死無常的。

宇宙間一切人物的存在，都在剎那生滅變化中前進，宇宙間的一切，沒有常住的安定相，沒有不變的決定相，一切人物都在生死無常支配中，生而死的決定相，生死無常交流不已，於是乃成相續不斷變化的幻化世間。

世間是生死無常的，相續不斷的，也是虛妄不實的，這在佛經說為緣起相，性空緣起的幻現。然而世間的人類，不知世間的一切是緣起的幻現，對生死無常的世間一切相，生起種種的分別與執著，因此，欣生惡死，奪利爭名，在在無非殺盜淫，處處皆成貪嗔癡，於是虛妄的世間，乃有種種災人禍的困難，成爲一大苦聚的世間，也因此，造成感業苦的因果循環。生死無常的世間，一變而爲人生痛苦的束縛。

人生痛苦的束縛，在無盡的時間中，已不知是幾千萬年了？直至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出世，才有了了解脫的方法，這是人世的一大幸事！我們的教主，是在距今二千五百年前，生在印度的迦維羅衛國，爲淨飯王的太子。他在成年的時候，見到人生有許多——生、老、病、死等——的痛苦，不禁生起一大懷疑，懷疑宇宙爲什麼生、死無常的？人生爲什麼生、死痛苦的？爲了追求宇宙的真理，追求人生的解脫，於是棄捨皇宮的福樂而出家了，獨訪當時的善知識，經過十餘年的遊學，對宇宙人生兩大問題的見聞，終未獲得滿足的收穫。於是他終止遊訪了，獨自息影山林，依止菩提樹下，發奮自修，集中精神意志，對宇宙人生問題，作精深的密思，思惟與觀察，終於有一天，在萬籟俱寂的深夜中，觀明星而覺悟了！覺悟到宇宙是緣起性空的，人生是性空緣起的，宇宙人生都不過是緣起性空的，性空緣起的幻現，沒有常住不變的真實性。由於體證宇宙人生的真理，于是他獲得生死無常的解脫。

，成爲即世間而出世間的大覺者——佛陀。大覺佛陀，爲了救度人類，開始佛教的工作，把經驗得來的宇宙真理，人生妙諦，不辭辛勞地，向廣大的人間廣播出來。因爲他知道人類的痛苦，實由於不知宇宙間一切人物是緣起的，是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相依相續而存在，因而妄生虛妄的分別與執著，造業受報，流轉生死。佛陀要使人類覺悟，所以大聲疾呼的正告人類，建立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打破人類千萬年來實我實法的妄執，揭示諸法的寂滅性；建立緣起的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使人類依此修學，趣獲痛苦的解放與生死的解脫。

痛苦的世人，自大覺佛陀創建佛教後，依佛教的正行——八正道——而修學的人，獲得生死解脫的不知其數，這在佛經裡可以見到。這里且說佛在世時，有一家農人，獲得生死解脫後，對於生死的看法與態度。

佛在舍衛國時，有一位梵志——修學梵行的外道，慕佛的道德，從摩竭陀國來訪問佛陀。當他到了舍衛國，途中見到一老一少的農人在耕種，忽然見那位少年農人不慎，被蛇咬傷，慘遭毒蛇咬斃，不禁起同情的嗟歎！可是那位老年農人，依然若無其事，不覺面上也沒有一點傷感的神情，好像若無其事，不覺這使他驚怪了！于是他走近農人面前問道：「這位剛死的少年，是你的兒子嗎？」農人安詳地答道：「這位不死的少年，是我的兒子。」這更使大惑不解，他悲傷地問：「他忍不住了，又問道：『你見到兒子的死亡，爲什麼一點悲傷都沒有呢？』」農人答道：「我沒有悲傷，因爲我知道，我的兒子死了，這是有悲傷的，我們父子不過是因緣的假合，業感的幻現，悲傷是有熱情的煩惱，于死者有什麼利益呢？然而梵志是富有熱情的人，對農人的解答，大不爲然，他以爲農人失去了人性，沒有慈愛的人，是不可理喻的，于（下轉二十頁）

然爲之呢？這在他們可以解釋做因爲東方人都是異教徒，既不是在基督教的社會裏，自然用不着拿基督教的道德來限制了。就譬如殺人當然是不可以的，但是殺狗又有何不可呢！基督教給予歐洲人的益處固然很多，而壞處——排除異己的觀念——也太大了。

基督教從新教革命以後，靈魂上的解放固然算是革新了，但是教堂變爲政治工具，宗教也成爲國家化了。所以有兩國相戰爭，各求上帝保佑本國勝利可笑情形。天主教倒是以「人」爲本位的，比較沒有「國家化」。試看我國大陸沈淪後，新教在大陸上就比較妥協，還願意接受共匪統治，爲共匪利用一時；而天主教則處處表現與共匪勢不兩立。沈剛伯氏談到宗教革命的利害影響，說其利爲解放人的信仰自由，允許人們以良知良能來解釋聖經；而其流弊則爲政治利用了宗教，教堂變成爲國家宣傳政令的場合了。

基督教之不能流行，還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死捧着一本聖經，以爲是天經地義；爲求它能適用於現代世界，不惜處處牽強附會，曲爲解釋。這和佛教的明言以法爲工具爲渡船，叫信徒們只要能澈悟真理，毋需膠着經典，相比較起來，真是高下有天壤之別！所以沈剛伯氏曾以說笑話的口吻，說中國人之信基督者，除了極少數確是虔誠的宗教徒外，大半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藉此升學求職，得到幫助或救濟的，或者乾脆從事教會工作以爲噱頭之地，就是一般稱爲吃教的，宗教徒不曰「信」教而稱爲「吃」教，其不虔誠可想而知了。另一類是在都市裏生活的青年們學時髦，基督教是實價實的舶來品，試看臺北常有外國牧師用英文講道，多「洋」味！

拉雜寫來，到此爲止。筆者此文只是追記去歲在臺北聽沈剛伯氏所講述文化史的要點，稍加衍釋而成；站在研究文化史的立場上，並沒有故意攻訐那一個宗教的意思。這一點是特別要在這裏聲明的。

一青 羣年 流代 浪毒 僧果 宗

我是一個正在讀書的小和尚，爲了追隨已的信仰，爲了追隨落光明和自由，在三十一年驚鴻草長的江南春天。我背起了衣單和書箱，踏上了經生飄泊的途徑，幾經轉折，才能投奔到信教自由的政府溫暖的懷抱裏來，誰知到了海外跳國的臺島，樂日無親，和尚雖是過身的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人心慌慌，然而在這人心慌慌不安的非常時期中，各人只圖照顧自己，何處又是我們這群流浪者的歸宿呢？是的，那時侯我們像是失群的孤雁，孤苦伶仃，又好比吉普賽的人，無以爲家。我們在海的洪流中顛踣徘徊。如果不是靠着堅強的信心，想我們早就給時代的洪流沖沒了。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當大師接到這封出乎意外的信的時候，也許心中會有突然其來的感覺？請大師不要驚訝！我先來向大師作個自我介紹，說明我的身份，然後再談寫信的動機。

我子一外，的收留了（？）圓光寺，那末，便是在這三個月裡，我們才奉告大師了。給我的將中，這是原話。開個玩笑罷！再說出我寫信給大帥的原意，在臺的佛教青年向政府請求大帥爲我們在臺的免兵役，才來寫這封共計的。我們仔細細想，在臺的僧尼堅持了一顆顛撲不破的信心，懷著諸佛菩薩的希望和熱忱，不辭千辛萬苦，不怕荆棘叢生，拜別親如骨肉的老师長，言，離開了溫暖可愛的家鄉，還不是爲了替佛教保留一些份寶嗎？我們自從逃出了錢幕，流浪到臺灣，目的是爲了前途，佛法爲求知，爲自由，爲了將來真是辛酸，除了所遭受的災難，主將也無所得，不幸的連兩天統的老法師，也中奔馳，不久豪邁的佛氣，好似專向睡室中又飛翔了的小鳥，莫明所以的在太空中飛失了。

從三十八年秋天我們就開始過着靈魂沒有寄托的身心不安的生活，如東瀾西流，無人教養，整天的度日如年，了昏昏無消磨了貴重的青春，荒廢了一年多的時光，求學非但不定有希望，反而變成茫茫的失望了！細想起來書年的時光如此的虛擲，真是心傷胃痛啊！

舊年六七月間，我們會經靠他一時戴下，慈公老人，在各方面大護法的擁戴下，慈公老人，在各方面大護法的勸止下，慈公老人，在各方面大護法的勒令內院後面秀峰山上建築一所佛散的各方老人舉僧獨享其樂，招集流徙的養續佛教後的一代僧材。這在苦難中的我們，重逢了失去多日未晤面的書中

本，前途也好像有了點溫情的寄托。障深重多難的我們這幾位不幸的同學，無形中又戴上一頂意外的愁冠兵役。

當兵救國，男兒馬革裹屍，本是最大的一舉，然而因為我們受着三堂大戒，除一切惡敵皆不能殺害，而且怎麼能捨除有一年多之大戒呢？而且，我們失學有一年之多，到現在為止，生命史上剛剛現出了一點新生的氣象，被量頂盔冠戴在頭上，頓時減少我們求學的興趣和對佛教的希望，使我們看到十七八九年的男子要服兵役的消息，我們六七個失了主宰的無靈魂的僧青年，終日如瘋若狂的不再向來求學的路上奔馳，更忘記了大家時就是苦苦連天，沒精打彩的等待着兵役回音的來臨，準備快快結束我門這一段份青年的生命史！這一點我們想大師要說我們這班青年小子沒有勇氣吧？倒也不是這話，爲了消極的自衛的安全，也不是爲了消極的自私自己的老經驗，更不是爲了享受。老實說，我們受了佛教多年的栽培、教養，和師長大德苦口婆心的教導，一既爲佛子，當作佛事，這是古德留給我們的明訓。我們知道千鈞一髮的今日佛教已快將滅亡，我們不能推委這重大的使命，不爲了良心的責備和驅使，我們不能不向大師說出我們一定要的深痛之言。其實，救國那裡一定需要拿屠槍桿子，只要我們能以身作則的負起出家人應有的任務，去做慈善，教育，文化工作那裡不是救國嗎？記得白聖法師對我們說過：『你們來臺的十幾位青年同學，要是趕快努力用功，充實自己的學問，道德，現時大陸上的佛教完全毀滅了，將來就待你們回去復興哩！』我們聽了這話，深

深覺復從這些話中意義深長，我們正在高唱復興與佛教青年，假若佛教都要遭害，我們的話，佛教還有甚麼辦法呢？因此，我們提出了沉痛的呼聲，向大師請求挽救，大師既是佛教的領導者，都在佛教的興衰，僧徒的存亡，這責任大師來領導我們，保護我們！

在兵役年齡的同學，懇切的向大師乞求，並向全佛教徒同胞呼籲，望佛教會、法、德、現出一點神通，拿出一點辦法，為我們解除終日不安的兵役問題。政府雖有國民不得免兵役的法令，但要請大師設方便法門，向政府呈情，說明我們出家行慈悲戒律，不能拿槍桿和敵人相殺，違反佛教戒條。申述現在中國佛教危機的局面，同時來舉的僧年人數，堂堂中華民族的佛教，擁有兩億以上的佛教徒，怎麼能出的幾個續佛慧命的僧年？我們對於國家不設法保護而亂糟糟的嗎？佛教會既然維持全國教徒利益，我們沒有力量自救，只有望諸大師，布施，給我們一點無畏施給我們一點同情，從實際方面來援助我們。大師的前途，我們的生命，一切都寄托在大師的身上，這信寫到此處，無法再寫。亂麻一樣，無法鎖定的結，無解大師在閱過我們這封信後，會了希望佛教的大德們，行無緣慈，運同體悲，救拔我們這班在兵燹中喜的頭顱，翱翔着大師給我們一個欣

謹祝

楚志到達精舍，由一位佛陀的侍者，引見佛陀。他見佛陀正襟危坐，身相莊嚴，態度肅穆，不覺心意，恍然！五佛投地，對佛敬禮。然後陳述仰慕佛陀的誠意，及途中遇見農人的經過，請佛為他解惑。佛陀知道農人已證過果。于是對他說道：「人世間的一切，都是生滅無常，緣起性空，沒有實人實法的。農人所說的道，別執著，終身沉沒在喜怒哀樂的情海裏，為生死的俘虜。如仁者所見的農人們，見死不生憂愁悲憤，實非凡人所能做到，這正是證得生死解脫的要領。要知道，未斷煩惱的人，是愚痴，生起悲感的，像這樣的人，是愚痴，是沒有獲得生死解脫的。」慧志聆後，心意開解，深悔對農人的輕慢，于是禮佛懺悔。

于此我們可以知道，解脫生死，不是把生死毀滅了，也不是求得長生不死，而是要了知生死的虛妄，離去分別的戲論，像農人對生死無常不生的悲情，不起愛見，即是獲得生死的解脫者。

經過一番的問答後，楚志愈加茫然，莫知所措。是的，一個已得生死解脫的人，對世間的看法，完全與常人不同的，唯有同了此道的人，才能了解，才能體會。昔日阿難，侍佛多年，見佛涅槃，尚且悲痛欲絕，何況沒有修學了生死之道的凡夫呢？楚志是一個未了生死之道的凡夫，情同凡夫，所以對農人的解說，聽來當然格格不入了。于是他默然而退，投向佛陀所在的祇洹精舍而來。

祇洹精舍是一座莊嚴偉大的建築，誰都知道，這是祇陀太子與須達長者合建，供養佛陀與弟子們修學講道的。裡面有高大的樹竹，有美麗的花草，空氣的寧靜，環境的幽美，一切的一切，都恰到好處。

[illegible]

編者

各色素餅 清潔第一

菩提軒餅菓店

瓜菓冷飲 服務第一

號七八段一路北平延市北臺

人生雜誌
月刊

佛曆二五五一年九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一年

社 長 南
發行人 東

初 亭

主編 人生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人生雜誌社

臺灣臺北新北投法藏寺
印刷者 信昌印刷廠

臺北市成都路一二三號

訂全 本省臺幣二十元
價本 海外港幣拾元

本期零售臺幣二元